

三七 秋瑾

秋瑾、字璿卿、號競雄，又稱鑑湖女俠，浙江山陰人，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。自幼喜讀革命書籍，壯則留學日本，歸國後，開報館，興學校，致力革命，不遺餘力，卒致起義未捷，殺身以殉，誠中國之女傑，羅蘭夫人之流亞也。

女俠幼穎慧，美儀容，七八歲能誦詩書，解韻語，隨父遊宦福建。年十五，操筆爲詩文，琅琅可誦。暇則輒喜啓父書櫥，得讀黃梨洲「明夷待訪錄」，顧亭林「天下郡國利病書」及羅闌夫人故事，乃大喜過望，而民族意識，革命思想，遂胚胎於此時矣。

甲午中日大戰後，清廷弱點，完全暴露。康有爲、梁啓超等，倡導變法維新，孫中山鼓吹革命排滿，女俠年方十八，芳心怦然動。明年，父調官湖南，從之赴長沙。以媒妁之言，與世家子湘潭王廷鈞字子芳，成婚。女俠雖不愜於婚事，然頗欲感召夫婿，同作革命之志士。惟子芳志不在此，因納貲捐戶部郎中，携女俠赴京師，生有子女各一人。

子芳同官之無錫人廉泉，字惠卿，夫人吳芝瑛，桐城古文家吳汝綸之姪女，通學術，性豪放，識女俠，歡若平生，遂結爲異姓姊妹，女俠嘗贈以詩云：『曾因同調訪天涯，知己相逢樂自諧。不結死生盟總泛，共吹璫鐸韻應佳。芝蘭氣味心心印，金石襟懷默默諧。文字之交管鮑誼，願今相愛莫相乖。』詩固平常，而情感之豐富，則躍然紙上。

戊戌政變起後，革命風潮瀰漫全國，女俠以憂時心切，乃作赴日留學計，惟有兩事須先解決者，一爲夫妻離居之協議，一爲經費之籌措。子芳亦解人也，諒其心，並贈金一萬元。時同客都城之戚屬陶杏南，與其日籍夫人狄子，狄子亦女俠之摯

友，爲餞別於北京陶然亭，吳芝瑛夫婦亦翩然蒞止。女俠卽席填詞一闕，詞云：「把酒論文歡正好，同心況有同情，陽關一曲暗飛聲，離愁隨馬走，別恨繞江城！鐵畫銀鈎兩行字，歧言無限丁寧，相逢異日可能憑？河梁携手處，千里暮雲橫。」友朋依依不舍之情，流露殆盡矣。

### 三

女俠既抵日本，初入留學會館之日語講習所，既轉學於青山實踐女子學校，課外則喜讀革命書報，結納革命志士。時孫中山先生方作傾軋虜建民國運動，惟所領導之同志，分爲兩派主張，汪精衛、胡漢民等，仍主留日讀書，充實內部，而女俠及陳天華、田桐等，則主張返國，自開報館，自辦學校，以作實地之進行。結果，各行其事，殊途同歸，女俠遂作回國之籌計。

當其返國之前夕，由同志陶成章爲作介書兩通，一致上海蔡元培，一致浙江徐錫麟，因兩人爲革命黨之浙江領導人也。女俠先至上海訪蔡氏，繼赴紹興訪錫麟，

一見之下，抵掌論革命大事，意趣相投，從此與錫麟作實際之布署，以學校爲基地，以軍事爲目標，起義之舉，迫不及待焉。

#### 四

徐錫麟，字伯蓀，浙江會稽人，勇敢沉毅，固已有名於時。創辦大通學堂，以作革命策源地。女俠參贊機要，佈署就緒，又復返日。時留日同志，團結運動，日益擴大，統一機構爲「同盟會」，公推孫中山先生爲領袖。並於國內各省籌設分盟，女俠以評議員而兼浙江之主盟，遂正式宣誓入盟。每次開會，中山則必向同志介紹曰：『秋瑾同志，是我們中國女性模範，他是我們革命黨的生力軍，同志們，請注意他寶貴的意見。……』未幾，返國，臨行之前，賦感時詩，其一律云：『鍊石無方乞女媧，白駒過隙感韶華；瓜分慘禍依眉睫，呼告徒勞費齒牙。祖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，一腔熱血愁回首，腸斷難爲五月花。』

## 五

女俠行時，又留同志一書，畧云：『……吾自庚子以來，已置生死於不顧，卽不獲成功，而死亦吾所不悔也。且光復之事，不可一日緩，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，則自唐才常以後，若沈蕙、史堅如、吳樾，諸君子，不乏其人，而女子則無聞焉，亦吾女界之羞也。願與諸君交勉之！』其偉大抱負與犧牲之精神，已決於此函矣。

歸抵上海，與田桐、胡瑛，創辦吳淞中國公學，開辦中國女報，時吳芝瑛夫婦已自北京賦居上海，舊雨重逢，讌叙彌歡。女俠腰佩倭刀，芝瑛詢其來源，答曰：『此刀爲日本古代遺物，吾以重金購得自衛。』酒酣之餘，拔刀起舞，並高唱寶刀歌曰：『不惜千金買寶刀，貂裘換酒也堪豪，一腔熱血勸珍重，洒去猶能化碧濤。』芝瑛觀其豪情盛概，聽其革命言論，固表同情，而實深慮其危也。

小住數日，悄然辭去，卽赴虹口秘密處，製造炸彈，購買槍械，而芝瑛不知之。

焉。是年冬，冒雪遍訪浙江各地，聯絡志士，觀察山川之險要，歸返大通學堂。時錫麟已離校入安徽，女俠則自爲校長，日率學生，演習兵操。常佩刀匹馬，馳驅操場，儼然糾糾武夫。社會人士，羣以爲怪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

## 六

錫麟參加安徽撫署，僞作巡撫恩銘之親信，乘機刺殺恩銘，造成安徽大暴動。噩耗驚傳，女俠悲憤填膺，校中潛伏之志士，勸其提早起義，女俠乃一面組織敢死隊，派赴紹興城內潛伏，一面進兵，義旗高舉，聲聞全浙。巡撫張曾敭，根據報告，即派勁旅，渡江進攻，包圍大通學堂，女俠督隊應戰，無如衆寡不敵，死傷慘重，遂束手就擒。

紹興知府貴福，審訊女俠，嚴刑詳鞠，期得同黨之姓名，而女俠誓死不答，迫錄供詞，則大書『秋風秋雨愁煞人』七字而已。遂於六月初五晨綁赴山陰古軒亭口之刑場。臨刑時，女俠昂首四顧，從容就戮，一代豪俠，遂與世長辭矣。

死後暴屍亭前，無人敢葬。其義姊吳芝瑛馳赴古軒亭口，收殮遺屍，移櫬杭州，葬於西泠橋畔，親書墓碣曰：「嗚呼鑑湖女俠之墓。」